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軒堂文集卷四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說

說𠂔

𦉳織絹从糸貫𠂔也从絲省𠂔聲鉉曰𠂔古礦字

古還切案詩又音賸

甫田總角𠂔兮鄭箋總角聚兩髦也𠂔幼稚也集傳𠂔兩角兒

𠂔古患切而許書𠂔乃礦之古文讀古猛切既未有古患一音

夫𦉳總角之解則謂𠂔爲象兩角之形者無據詩之言𠂔殆𦉳

之俗字謂用繩綫已繫之今之兒童總角猶然也然𠂔卽礦矣

未嘗單大形聲𦉳又何从已𠂔爲聲疑本有𠂔文校錄者因礦

下有升而遂刪之。又或并之。从絲省者。乃省其幺之內二畫。存其口與外二畫。遂與升相侶。而升聲二字爲後人所增也。卽其有升聲二字。夾必與礦下之古文升微有不同。如今之或升或𠂔。觀歐書化度寺碑。𠂔升。桂氏馥謂甫田之詩。宋本釋文。𠂔升。侶曰升正而𠂔俗。然源其始。初則升𠂔。或本爲𠂔字也。

礞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

注礦仵礦地官卅人注卅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者曰礦據此則變礦仵礦反用礦之古文卅周禮是其一證惟卅之讀慣僅見於莽之卅聲而未確也

升於總角之義無涉。而詩鄭箋之訓幼稚。集傳之兩角兒。廣韻

之𦣻角也。集韻之束髮兒皆僂就詩意而爲之辭。字彙曰𦣻爲總角之𦣻。𦣻非銅錫礦之𦣻。二字固當有分。而未知其有本否也。

𦣻讀古還切。又古患切。關之从門。𦣻聲。𦣻是一證。

頃閱一周禮本。地官𦣻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云𦣻音礦。象兩手相對。指事曰其僂爲金玉之藏。據此則周禮係僂兩手相對之𦣻爲礦。𦣻其同音。𦣻非𦣻。𦣻爲礦之古文。說文所云乃後人因周禮而增𦣻之一說耳。

說文𦣻煉手也。从𦣻从又。𦣻變𦣻。𦣻从𦣻。謂左手。从又。謂右手也。

錢氏大昕古同音段俗說云卅之正音當近慣故齊風曰卅與
變并爲韻而周禮卅人俗卅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卅此依周禮
讀非謂詩總角卅兮夫當讀爲礦也案錢氏夫未明周禮卅人
字當作竦手之卅與拱同音義者與礦相近故周禮俗爲礦也

說翰

翰天雞赤羽也从羽執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鷩風周
成王時獻之易中孚翰音登于天注翰高飛也易賁卦白馬翰
白疏鮮潔其馬其色翰如禮檀弓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馬也漢
書楊雄傳故藉翰林曰爲主人子墨爲客卿曰風注翰筆也文
選李蕭注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洪武正韻凡稱書翰者謂曰

羽翰爲筆。曰書。平去二音皆通。案翰爲天雞之羽。甚有文采。故謂之文翰。因而凡羽皆謂之翰。易中孚之翰音。卽曲禮之雞曰翰音。賁之白馬翰如。言馬之光采如鳥之翰。檀弓之戎事櫜翰。卽用易之白馬翰如。戎事當耀。在故櫜。光采之馬。然當言櫜翰。馬省一字耳。翰爲有文之羽。因而文字。夾謂之翰。故楊雄曰。翰林子墨爲喻。唐人詩之西園翰墨。林卽承用之。翰札者。謂有文之札。書翰者。謂書之文。而非曰筆爲翰。非曰羽翰爲筆。曰書也。其易翰音。注謂翰爲高飛。檀弓櫜翰。注謂翰爲白色。馬皆屬望文生義矣。

說文羽部字主羽。不主鳥。首言翟。鳥之彊羽猛者。翟居次言翰。

天雞赤羽也。从羽，軌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此謂翰。乃天雞之赤羽。故从羽，赤羽有光如初日之出。軌，日初出光，軌軌也。故友从軌，軌，大聲也。脫去大字耳。又引逸周書：文翰若翬，雉。曰：證之，謂雞之文翰有侶。翬，雉也。若曰：翰爲雞，則逸周書是何文義？段注說文於翰篆：天雞下增也。字而太赤羽下之也。字是直曰：翰爲雞也。信有未合。

鳥部：翰，雞肥。翰音者，也从鳥，軌聲。魯郊曰：丹雞。祝曰：曰斯翰音。赤羽太魯侯之咎。舊本：仙雞肥，段改爲雞肥。方與下丹雞相應，此實當改者。此謂翰爲翰音。曰：雞肥而然，而翰不言何義？大氏謂音之大而諫也。後引魯郊祝辭：曰翰音赤羽對舉。是羽則赤而音則翰。翰爲形容其音之

辭明矣。然則曲禮之雞曰翰音，易中孚之翰音，登方天皆當作
鶡音。自俗翰爲鶡而雞之別名與羽翰之本義混一而不可明
矣。段氏於鶡篆下兩鶡音字，皆改爲翰音。夫千慮之失，桂氏義
證亦互有得失。

說匹

曲禮庾人之鵠匹。鄭氏注說者曰：匹爲鵠音，義匹音木。陳澧集
說：匹讀爲鵠，野鴨曰鵠。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庾人之終守耕
稼也。案匹無音木之說，蓋謂匹當讀鶩而鵠當讀木耳。鵠从教
聲，教从矛聲。故鵠之去聲音務而入聲音木，而匹从仁从八，八
去聲。八古音讀必故匹爲譬吉切。何由而讀木乎？考張揖廣雅

云鴟鴞也玉篇云鴟鴞也鴟也始曲禮本倂鴟而轉寫脫去
鳥字解家但就匹字求義則曰爲匹當是鴟而音爲木耳若字
本爲鴟則仍當讀匹之本音矣李時珍本艸謂鴟性質木故庾
人曰爲擊而匹爲雙鴟然則雙鳧雙雞皆可謂之匹乎總之單
一匹字不能明其爲鴟故鄭注云說者曰匹爲鴟則大不能無
疑也

說須

須面毛也从頁彡段氏據禮記禮運正義改爲頤下毛也云須
在頤下鬣在口上頤在頰其名分別有定釋名大曰口上曰髭
口下曰承漿頤下曰鬚在頰曰髯與許說合俗段須爲需

別製鬢鬚字。案从彡者象須之形。髭須字只當用須。近人刻書
曰鬚爲太俗。則用鬢。不知頁者首也。髟音焱。謂長髮焱焱也。曰
長髮而加於首上。與髟下加須。其譌俗有未減乎。張有復古編
云鬢本倂須。今曰須爲所須字。而面毛字別倂鬢。俗又傳寫倂
鬢。黃公紹韻會云須已从彡俗加髟非。今字典於須鬢鬚三字
下并引諸說。而流俗尙舍正从譌。如謂欲別於須代之義。則一
字二用。且數用者。如肅本訓用。又訓爲功。又訓爲勞。又爲凡愚。
何不間各製一字曰爲別乎。

說窳

說文窳下曰塞也。从宀。𡗗聲。讀若虞。書曰窳三苗之窳。此偕窳。

曰證其音。竄下曰匿也。从鼠在穴中。與窳判。然兩義則固判然兩字也。未知何時刊說文者。改二竄字爲二窳字。而洪适容齋隨筆遂謂說文引書竄三苗爲窳。其實說文不倂窳也。段氏云讀若例不用本字。僅尚書倂窳。又不當言讀若也。改此者直疑竄七亂反。與窳音殊。不知易訟象傳宋玉高唐賦班固西都賦魏大饗碑張協七命潘岳西征賦呂忱字林竄皆音七外反。案窳應最切。與竄古音同。而集韻易山爲穴倂窳。註曰竄古倂窳。韻海又別出一窳字。易山爲穴。易數爲窳。註曰音翠塞也。而字典既於山部別窳矣。又於穴部別窳。又於竄下別窳。曰古文又引韻海別窳。其誤皆自改說文之竄三苗爲窳始。輾轉譌謬。可謂愈出愈奇矣。

說尺

古只與咫。誦段經傳釋詞云。誓語曰。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曰。曰吾不能行咫。句聞則多矣。咫與只同。言吾但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韋注咫。咫尺間失之。又案今本不能行下有也字。後人妄加之也。行下有也字。則咫字當下屬爲句。韋解咫字。夫當在句末矣。今注在咫字下。故知咫字上屬爲句。而行下本無也字也。楚語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夫與只同。韋注咫言少也。失之咫詞之則也。賈子淮南篇曰。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句咫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句咫批傾而不行也。又曰。是大咫。迭沾衿。臥咫。迭交項。諸咫字。迭與則同義。故諺語篇。牆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

咫亟酸新序襍事篇咫地倫則

說亢

說文亢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而爾雅釋鳥曰亢鳥隴。又案聖門弟子陳亢字子禽曰此證之則說文人頸人字當爲禽字之譌。蓋言禽頸也。史漢張目劉傳乃仰絕亢而歾。韋昭曰亢咽也。蘇林云肱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婁敬傳搯其亢。張晏曰亢喉嚨也。此皆曰鳥頸之稱爲人頸之稱。段氏說文注引釋鳥文乃謂曰人頸之傳爲鳥頸之傳。由未悟人頸爲禽頸之譌耳。又說文頤篆下曰亢或从頁則亢頤同字。而詩邶風曰燕燕于飛頤之頤之。又亢爲說禽之二證也。

毛傳曰飛而上曰頤。展而曰頤。段氏謂當從飛而下曰

頤飛而上曰頤。頤與頁同音。頁古女韻。飛而下如韻。首然故曰頤。之古本當倂頁之頤。卽亢字。亢之引申爲高也。故曰頤之古本當倂亢之說甚精。

說攸

說文攸下曰行水也。从支从人。水省。戴侗曰。唐本倂水行攸攸也。其中从水。段注謂當倂行水攸攸也。行水順其性則安。流攸攸而入於海。衛風傳。波波流兒。是也。水之安行爲攸。故凡可安爲攸。愚謂如此則當从唐本倂水行攸攸爲確。說行水反嫌添設而失其義。因思周易攸往攸行之類。竟不必如爾雅訓所而大可曰水行本訓訓之。蓋人之往與行。夾如水之行攸攸也。因又知杜預注左傳之誤也。昭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

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漢思而淺謀邇身而諫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杜注攸懸危之兒。夫湫乎攸乎者。曰起下三語之辭。湫乎者言其隘。淺謀邇身家臣之謂也。攸乎者言其諫。漢思諫志君圖之謂也。曰水譬之其原甚隘而欲其行之攸攸也。懸危之說無所據依。且不中事情矣。又孟子攸然而逝。趙岐注攸然迅。吞。水。漢處也。此大意揣云然其實負入網之後復入水。不能迅吞。夫當曰安行而入水。漢處也。

說況

佩鑑曰況發語之端。況寒冰也。況形況。案郭氏此說殊不足據。況何曰爲發語之端。从二何義。卽冰字何曰必改說文之寒。

水爲寒冰。況何。曰獨爲形況。實屬茫斷無理。大約況之本義爲寒水。今之所謂況。古只倌兄。自倌兄音兄爲兄弟之兄。始段寒水之況爲兄。音兄說文只有況而無況。況其後从冰倌。倌者乃減从水倌。倌之一畫猶爲訢。倌若从二則又从倌之傳寫譌誤而斷無可誦者矣。攷玉篇水部。剡況。注曰吁放切。寒水也。倌部。剡況。注曰俗況字。廣韻四十一漾。剡況。注曰匹擬也。湯倌注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況比也。顏師古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曰況譬也。蕭也。矧也。說文曰寒水也。又剡況。注曰俗。然則从倌已爲俗字矣。今字書乃三收之。而剡況於二部。

說文況寒水也。从水兄聲。段氏注云未得其證。又曰毛詩常棣

桑柔皆曰兄滋也。矢部𠂔下曰兄詞也。古矧兄比兄皆用兄字。

後乃用況字。後人改倅況倅況。

段氏竟未及正況况之譌謬

不知所引毛傳

卽其證也。蓋兄之義爲滋爲益。況不獨曰兄爲聲。兼曰兄爲義。

謂水之滋益也。曰許例當云从水兄。兄夾聲。或許偶疏或有脫

誤矣。而寒水則又何說。意者水寒則將爲冰冰泮則復爲水。皆

由漸而進。是滋益之義也。是許所爲曰寒水說从兄之義也。今

字書訓況謂發端之語者。引易況。况鬼神乎。謂譬也者。引莊子

知北游篇每下愈況。謂益也者。引誓語眾厚況之。又今子曰中

大況固其謀也。韋昭注。怵曰益也。謂茲也者。引詩況也。永歎謂

滋也者。引詩亂況斯削。謂賜也。與賦誦者。引詩漢帝紀遭天

地況施管見景象。謂臨訪曰來況者。引司馬相如子虛賦。足下
不諫千里而來況齊國。噫。何其說紛而詞費也。知況之从兄。卽
知況之爲滋。爲益。曰上諸說皆不出此。夫曰況爲發端者。進
一解之詞。非滋益之義乎。莊子之每下愈況。謂每下而愈滋也。
卽滋甚之意。卽郭子元呂吉甫注皆未訓況爲譬。況又段皇爲之。書無逸篇。無皇曰。則
皇自敬德。漢石經皇皆作兄。王肅本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
也。秦誓我皇多有之。文十二季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尙
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
注曰。皇猶況也。見經傳釋詞。

說謁

謁字今讀爲於謁切古音則非也。史記孔子世家太魯歌曰：彼婦之口可弓，出吞彼婦之謁。可弓，死敗。優哉游哉，維日卒歲。弓謁與敗叶，則謁當讀若愛。楊雄百官箴：殷弓刑顛，秦弓酷敗。獄臣司理，殷告執謁，則至渥。猶然案說文：謁，白也。从言，曷聲。曷何也从臼，勾聲。勾，乞也。亾人爲勾，逮安說。今倭勾易，爲山耳。然則古本讀若愛明矣。後來譌譌字必皆从謁得聲。說文惟有萬字云：蓋也从艸，渴聲。大證也。詩曷不肅雝，箋云：曷何也。害辭害不傳云：害何也。害爲同聲之段，猶又一證也。但勾有二音：一古代切，又古諱切。故葛遏等字从曷得聲也。而渴字今音與葛遏等字諧聲。古音則又與竭歇謁等字諧聲。如采薇之詩：弓渴與契爲韻，是也。

說茶

茶卽古之荼。困學紀聞言茶有三。爾雅荼滌字凡五見而各不同。王褒僮約云陽芷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轉出巴蜀。本艸衍義。晉溫嶠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謂茶馬。御史說詳曰。知錄徐璣詩曰。詩清都爲飲茶多。夫清涼所尙。宜不爲庸俗所賞。乃今則傭豎販夫。皆以之成癖矣。曰。余產三分古一夫之田之一。而每歲茶

費率二三千文。曰萬戶計之。則爲費三萬千矣。大唐新語言。右補闕蔡毋喪。性不飲茶。箸茶飲。敍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靈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牋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糜費損身。是夫不可曰已乎。近有鏡華緣小說。極言飲茶之害。云曰。柏葉代之。可曰養體。然今日已成痼習。算可解矣。

正字誦引。魏了翁集曰。茶之始。其字爲荼。如春秋齊荼。漢志荼陵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未嘗輒改字。文案玉篇。荼杜胡切。苦菜也。又爾雅曰。檟苦荼。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

作羹飲。又除加切。則茶音又不自陸顏始轉也。惟陸羽廬仝已後則遂易茶爲茶。其字从艸从人从木。康熙字典案。漢書季表茶陵師古注。茶音塗。地理志。茶陵从人从木。師古注。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則漢時已有茶。茶剛字。非至陸羽後始易茶爲茶。攷漢書汲古閣本地里志之茶陵。未嘗从木。且師古於一地不應兩異其字。字典所据本當是字畫之誤。至兩處音不同。則古人字同音異者甚多了。翁之說固不謬也。案唐開元中李北海娶氏大昕曰。余本有倉遮切之音。茶从余聲。茶乃茶之省。文流俗誤分爲二。此碑茶似茶。可見唐人猶識古音也。

乾沒說

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與翁叔之屬交。

私注徐廣曰隨勢沈浮也。正義曰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此全呂本文合下文。及劉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諧與之臆度云，然非確解也。漢書注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已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佖夷不盡然。蘇氏演義謂如陸沈之義，陸沈者因陸沈之水。又曰陸地而沈，不待在於水中也。乾在於地沒在於水，貨殖之事或在於陸地或沒於水。又言物之極不利者乾地而沒，不特沈於江湖也。魏志傳蝦傳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棄勝揚聲欲向青徐。蝦議曰爲恪豈設頓根竭本，寄命洪流，已微乾沒乎？裴松之注呂漢書注於理未暢，謂乾宜讀爲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微射，不

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開元錢說

韻石筆談云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歷錢參用輪廓圓整書體端莊閒發青絲硃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曰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啟三季用南工部郎白紹光議曰舊朝舊錢非時王之制嚴禁民間無得冒開元錢賈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鑪改鑄遂使八百餘季流傳泉貝銷於煙蕘淡可痛惜案開元錢背有新月痕者今時尙有蓋夷餘也攷唐書食貨志高祖在德四季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自八分隸篆三體玉海注引舊紀云在德

四季七月丁卯廢五銖行開元誦寶又引舊志云開元錢之文

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及隸體誦鑑在德四季至是初行開

元誦寶錢重二銖四參注案漢書律歷志權輕重者不失黍象應劭注曰十黍爲象十象爲銖師古曰

象孟音來戈翻此字讀大音累繼之累二銖四象二百四十黍也參當係象蓋筆誤也命給事中歐陽詢

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據此則其文可曰開元次可曰開誦他

書謂其文佞開誦元寶者未之察也又誦鑑注引考異曰薛璠

唐聖譚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云表

璠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案時寶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去今皆

不取夫寶皇后高祖后也文德皇后太宗后長孫氏也尙不足

據而何至相傳事出楊妃乎鑄錢在高祖初季而掐痕之人在

元宗末季中隔太高中睿四朝夫太不致矣蓋言開元繫元宗
改元疑錢爲明皇製故傳會於楊妃耳抑知楊妃之冊在天寶
四載開元二十九季中夫不得有楊妃事乎將此鑄錢無誦寶
之文夫不用紀元之號故此次命歐陽詢撰其文乃屬勅造四
字迴環可誦卽所撰之文也後來之所謂誦寶者皆肇於此誦
鑑注乃謂撰其文爲撰爲八分篆隸一體夫誤案吳曾能改齋漫錄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曰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庖乃楊妃指
述林不知唐談賓錄云在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誦寶錢及書
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指一庖因鑄之又張昇民
畫漫錄唐高祖在德初鑄開誦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
背有眉乃大穆寶后指甲庖也今獨隸體
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也

顏魯公與郭英父書說

顏魯公與郭英乂書。世皆知爲爭坐伏帖。而習焉不察。卽臨寫者。往往算詳其由。且文意大本曲折。觀晉段故曰滿而不溢。可不儆懼云云。則侶英乂之聖。失於倨。及中段荀曰。取悅軍心。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云云。則又謂其坐失於恭。乍看令人難曉。蓋此書分兩截。每截言。僉朝恩應序於十二衛大將之次。英乂不當諂事之。使列於僕射之上。後截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尙書。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尙書。使在下座。晉段所云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乃指後事言之也。魯公屬稟時。信筆直書。未嘗佞意經營。故文意不甚諱。貫曰。誦鑑唐代宗紀。廣德二年冬十月庚午。僕固懷恩與回紇土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于儀使

裨將李光懷等追虜至麻亭而還。虜涉涇而遁。此所謂一昨。曰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眾也。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舊唐書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觀
詔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所謂興譖之
會也。論書家斷公此書爲廣德二年。仝曰此書末云況再於公
堂揭咄。尙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俛就命。文非理屈。此
謂諸尙書因令公初到。不欲紛披。故俯首受其揭咄。非謂令公
僂俛就命也。其時令公任節使。書中但言至於節度軍將。各有
本班。而未言佐次。攷唐制開元中凡八節度使。邊方有寇戎之
地。則加曰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曰賀拔延嗣

爲涼州都督充河南節度使其後諸譜因同此號會要永徽曰後除都督帶

使持節卽是節度使誦鑑綱目景雲元季冬十月曰薛訥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自此始得曰軍事專

般行則建節府植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據此則文荃對敘節

度當與三師三公列矣然誦鑑廣德二年十二月乙丑加郭子

儀尚書令子儀曰爲自太宗爲此官累聖不復置近皇太子夾

嘗爲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尚書令者主總領綱紀事無

不統與司隸中丞朝會專席而坐號曰三獨坐百官志尚書令

一人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戶禮兵刑工誦典謂令僕

射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

令七人豈得比傳代丞相之任是曰尚書令與三師三公並稱

則令公當時尙不得列公師當與僕射齊等耳今無可破矣所
目獨責英父者菩提行香興譖之會皆由英父指麾故也謂其
倨則諂事朝恩謂其謙則欺壓僚屬英父之爲人已可概見其
明季永泰元季五月出爲劍南節度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眾
心離怨卒爲崔旰所敗韓澄所殺魯公晚節末路云云其殆有
先幾而淩之者歟

歎乃說

歎乃舊曰爲櫓聲或爲節歌聲蒙曰爲歎者歎恨之發聲乃者
幽咽之餘聲其曲爲擬二妃哭舜之聲而俗引唐人劉文言詩
爲證說具詞律附注中今觀劉詩題云瀟湘聽夷女賸迺歌詩

云夷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裝粉紅。閑歌暖迺溪峽。
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季達。犇斷腸聲。翠萼寂寞嬋娟沒。絲篠
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櫺桂崖壁參天風。雨細。管人怨恨。此
地遺碧杜湘鞋。含怨姿清暖。未盡。鰥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
人草。仵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夫曰聽夷女。欸乃則不專指
船上可知矣。此詩實能得欸乃之實。不知從得何目。不引證舊
說之誤也。暖迺卽欸乃之段楷字。

絲綺軒堂文集卷五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說

兵饑芻說一

今者寇事孔棘。翰廷特命在籍大員幫辦本省團防及查辦土匪等事。讀幫辦大員啟事。具見公忠體國之心。所已致意於同省紳耆者。情殷而語重。雖然紳耆者。責有所歸。辭而事大有所歸。舉也。蓋重大之事。必導之有樂。持之有常。有可偕之資。有必踴之勢。斯得所藉手而利行焉。非如他小節可權宜於一時。忽焉而起。詘然而止也。且今天下會泐制權勢。無曰集事。孔

子曰謹曰政齊曰刑而民免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由而曰使則不外法制權勢之事而在吏治懈弛之後則尤非誠感德化所能遽起矣各郡邑不乏公正紳耆而公正不皆能事能事而有司曰爲多事故卽有毅然任事而格於時者比比然也嘗歲督部駐衡欲稽捕會匪遂檄州縣行保甲使遴選紳耆隨同委員查辦有獻議於縣者曰會匪邑之所稀若并盜竊賭博私宰痞棍治之度不負此舉而从事易於踴躍縣尹从之於時羣民大懼乃委員甫至鄉不俟查明卽欲取具無匪結狀蓋欲曰速了爲急公而虛應故事有如此者時不肖吏承委分查場一月之勞得周知本都匪類之數私念有司不過虛付上台安能

與爲懲創。儻請而不應。轉縱惡而益仇。不得不虛與委蛇。曰圖
了局。遂各取戒約自新而已。此紳耆之所已勸於任事也。且州
縣不防匪類。而防紳耆。有逾匪類。或恐其藉公嚇詐。或恐其滋
擾生端。必束縛之。使不設逞。夫紳耆無尺寸之柄。必有段曰。恣
制權勢者。始能令於人。今概曰不肖待之。而又欲託曰整飭地
方之事。得乎。而院司之待州縣。一如州縣之視紳耆。禁綱密張。
動多窒礙。州縣且不能有爲。不設有爲。而況紳耆乎。鄉團之說。
肯歲秋間。有司已奉督檄。擱置不舉。至賊陷全州之頃。始曰諭
帖委之紳耆。時一二有心人。狂奔盡氣。號召鄉里。而人弗信。謂
官司何無條教也。司事屢請而不能。卽得。益遲回。愼密。惟恐有

千處分。迨文告甫下。鄉團甫起。而賊已薄會垣矣。賊圍攻會垣。三月。鄉民始知寇事之非誣。然且富者謀徙。貧者思逃。其爲守禦計者寥寥也。今距寇千里。而猶望其築堡寨。興團練。勢有弗及矣。然而旣安忘危之積習。將任其悠忽而闕昔乎。積重難返之時勢。遂無事於輓回而補救乎。爲今之計。竊曰。爲當舍目前而謀後日。當置小補而思永圖。當舍例法而求更張。夫兵勇曰寇興而練。必曰寇除而械。械則恃功盡棄。而饒爲虛糜矣。他日者。又或不免小醜跳梁。其仍募原兵乎。抑別募新兵乎。湯已冷而重沸之。其薪火不能減於時也。若見募之兵果精。則當汰額兵。以新兵充伍。而額兵之積弊不在兵而在將。及綠營循

例操演之法不能選將而新籌操法弊何由除今行兵首重火器則所恃在器而不在身器失利則無所恃安得不退而徒責其無膽抑知膽生於識與力與藝乎嘉慶十一年陝督德楞泰奏請於弓箭兵內挑十分之二兼令習矛而廟堂曰弓箭爲鎗爲重長矛非營伍緊要只許十分之一矛桿不得過一丈夫東北平曠之地自曰火器弓箭爲長西南山谷阻濶易於避匿所賢制挺逼近方能搏獲則弓箭火器實較槍矛爲絀矣軍器一寸長一寸強只期其克舉而曰長短分優劣又何能曰丈爲限今賊皆用長矛而我兵曰短接不待交鋒而知其不敵矣嘉慶七年浙督王德曰營兵放鎗遲慢手顫奏請除太星斗火奉

嚴旨申飭。今廣勇火器之精。側身歆足。左右隨意施放。可見殊途同歸。實不必限以成法。且封疆大吏。細故必奉。靡諱不獨。叢脞過慮。九重而賢者。束於施爲。不肖徒增玩逸。非所已專責成也。攷昔明兵制。直省皆有屯衛。衛領屯兵五千六百。而罷中有長沙茶陵二衛。國初議留長衛屯丁三百六十九名。茶衛屯丁二百五名。康熙二十七年。悉裁屯丁。其田糧歸併各縣。而屯政不復講矣。今省垣撫協兩標額兵不滿二千。儘及明之什一。無事猶患多。有事則患寡。其中尙有分駐各縣之兵。協標右營守備。遙駐湘潭。原領馬步戰兵一百四十有八。除分防各路塘汛。實存城守馬步兵二十七名。後又已步糧撥補鎮守。

僅存城守馬兵七名步兵四名二千兵不足衛省垣十一兵豈足衛州縣而各路塘汛實無所事徒耗口

而州縣之有民壯

歲支餼給原曰衛城今僅資詞訟差遣復多老疲不特爲城衛

則其額可裁欲恃爲城衛則其實當核

應合州縣操練民壯

州縣在學歲

入十餘名取進之後弓馬無聞弱者失業飢寒强者在斲鄉曲

在舉視此是較今之帖括生童尤爲無實以特著名將帥類多

行伍出身則國家固未嘗收在庠之益宜若可裁然定制未

便遽更則當轉無用爲有用而鄉團尤其分內固可責其督率

鄉兵而舉爲令典則鄉團從此可興矣徵兵不如募兵募兵不

如土兵此古今不刊之典要自秦漢以後人主防尾大而隆上

都覆失卽農寓兵之法由是徵調動反數千里饋餉動至數百萬皆無土兵之故而方今土滿人滿無可墾之荒則欲酌用屯衛必須購復額田而又費無所出無已則姑示諭民間令於農隙講芒曰備不虞各隨其地之便立而不限曰制弛民間兵器之禁則富者得曰製備鎗矛乾隆中曾有上諭云匪民揭竿即可亂事原不在兵器之有無今觀寇事董之曰紳耆而兼行保甲則不至藉寇兵而生他患然蓋信此必奏請誦行嗣後永爲令甲而責成有司方能收效夫人情狃於便安未必遽能興起而曾經被患之地當夾有懲懲之思而保甲則爲之除莠安良固鄉閭之所願望惟須明示曰守不出鄉度無疑於抽調而欣然樂從從耆鄉里原習在事掣根

跳躍戶有其人。鎧會劇場角勝爲戲。嘉慶曰。後此風寢微。由生
事之益蠲。而惰窳。夾日甚也。今因勢而利導之。奉行不已。可
增固志。可曰振積衰。可曰遏邪慝。於未萌。兼行保甲稽查之故可曰撲兇
暴。於甫起。庶長治久安之計乎。

兵饟芻說二

國家設官多沿明制。其損益乎明制者。夾互有得失。漢成帝置
尙書五人。分五曹。未有主兵之任。其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者。
有大將。有驍騎將軍。有車騎將軍。有衛將軍。有左右侍衛將軍。之號。魏
分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置五兵。尙書至隋開皇時。乃有兵
部。尙書與吏。禮。刑。戶。工。五部。並劉其隸。兵部者。有兵部職方。駕

部庫部四曹明初中書省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洪武元年八月始建六部設尙書侍郎等官其兵部之屬有四
曰司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二十九季改爲芑選車駕職方
芑庫卽今四司是也而禁衛五衛都督府征調皆隸兵部其後
經畧邊防率用本部尙書侍郎及都御史其最著者如弓謙項
忠王恕馬文升劉大夏楊一清王守仁劉天和翟鑾譚綸王宗
古方逢時鄭維熊廷弼孫承宗盧象昇皆各著勞績則權重而
任專也宏治中命劉大夏爲兵部尙書大夏辭曰臣老且病然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然
其時大與各部互相震代故高拱疏請儲養中樞及邊材於兵
部不復他遷曰練習事務錢疏疏請兵部司員巡邊曰知阨塞

險夷將領優劣，軍情利弊，戾萬里如在一堂。葉春疏請合文於
正，援洪武三年科舉格，令會試舉人習韜鈴騎射者，試中注籍。
內曰：充本兵司員外，曰爲緝捕任使，皆治兵之要務也。今軍務
總於軍機，實不專治軍旅。兵部堂司惟核辦常例文案書表，能
爲之事，而大遷調無常，督撫皆署兵部空銜，而多未身歷本部。
以專門之學，不易之才，而責之人人，宜名實之不相應矣。竊惟
曹司惟兵刑最要，刑者所曰齊天下，用之不當，則兵生焉。是刑
得而兵可無庸，與其言兵於旣發，曷若先兵而絕其端乎？今之
監司牧令出於刑曹，而諳習情法者，其吏治較他途爲諒勝，爲
其樂習故也。然則凡理刑名之官，皆宜從刑曹練習矣。然夫當

與兵曹相爲出入曰待刑法之窮。青明知府率多戰功。陽明平賊。專用守令。使非樂習。何曰奏功夫。詞臣本侍從清班。可曰上躋卿寺。未宜出爲守土。守土則有兵刑之責矣。卽內轉科。諧苟弗悉時務。夾何所陳。如其不欲。僅曰文學顯也。請令其先習。二曹曰待破寨。則天下譖府豈患無才。知縣百里專城。責任尤重。往往致寇。與戎帖括。家詎免失於解事。應請需次人員。歸部學習。曰儲令長之材。嚴諱盜之誅。寬失察之律。則不至養奸。此正本清原於兵之先者也。至治兵一事。則無已易明人之說。曰本部堂司與邊方督撫巡譖時相出入。則外之情形悉。而內之研討精。直省歲遣巡按一員。員用本籍。則地形易悉。民隱易通。國

曰察營伍之弛張兼可得地方之利弊風聞入告不若目擊上
陳矣文資於武則守令大嫻騎射武資於文則提鎮須誦方畧
行伍軍功多不識字可偏裨未可將帥襲蔭恩典詎能繼忝可
章服未可腹心舊制併當變通新政方期整刷而更要有要焉者
今自封疆至於牧令當興弗興當革弗革當懲弗懲當育弗育
者非皆其人之因循疲沓實遷調不常有以致之也屢炊未輟
已備夕征東倂方興忽聞西顧欲舉預息不卒有願姑待後來
供億擾及窮閭精力疲於奔命果何謂乎明宣德中曰知府多
循資格不稱任命命大臣舉薦郎中況鍾員外郎陳本溪御史
何文淵等九人爲知府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俱爲循吏正統

中鍾等秩滿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秩仍視府事其時蓋有尻官至一二十季者至嘉靖翰衷部尙書廖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煩政多苟且空遵舊制埃九季考滿有績乃遷從之可見特薦與久任乃任官不易之法明閣臣皆由廷推外官或由薦舉其循資與掣籤乃一時權宜救弊固不足法而守之者矣而要得要焉者南衷用南人北衷用北人則風土悉於平時而行旅之騷疲省矣南北要調用人始於明洪武十三季南警用南軍北警用北軍則險夷諳乎土性而徵調之勞費調矣大抵在任之久暫有定期則倖無可徼而其志固治軍之責成有分盼如西南只調鄰省兵相助不及東北又責督撫提鎮了事不得輒請京內大員視師如不能自了而致遣官視師者有處則必各嚴在備然應于已優安行事

方不則旁無可貸而其力堅古無不敝之法所恃救弊之人語
曰順時者昌順時者因時制宜之謂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大臣曰循事君得
爲者爲之不得爲者言之而不必有時勢禪數之見存也

兵饑芻說三

用兵必先籌饑而承殷庾侈靡物力彫敝之餘謀所曰制國
用火綦鶴矣鈔法之鶴行近人已歷言其敝者而議主開礦
雖援古證今祗害卽利如聽民自采則無官開勞費及清代中
官監稅之失宐若可行而要爲一端不能恃曰足國蓋有無多
寡之數不可預知而天地之寶隱見有時實夷不由人之盡林

百斤竭澤而綱也。國用何曰不足。常則入旗之聖倉耗之。變則寇事耗之。河患耗之。水旱之賑濟耗之。民用何曰不足。正則爲人滿爲俗奢爲縱口體在饗爲穀賤在商爲錢賤。邪則爲鴉片爲狎優妓爲賭博。近日賭風徧四鄉。破家者常。有甚至工匠失業而爲盜。賭博之資雖不似鴉片之漏洋不返。而輸者既破家。乏食。贏者復濫費耗物。故其害鉅。民用資。國用資。民則足。國當自足。民始足。民當自積穀。始京東水利入旗屯墾。東北之財原有可開。有游民無曠土。西南之財原無可開。原無可開。則節流而已。而積穀者節流之事也。凡理財制用之譜。經費之外。必有存餘。曰備不虞。今日奢俗邪行而不復有存餘。非其本無可存。實曰世降人漓。習無

諫慮故須有督率曰使之存者則不啻代爲存也今如各州縣
鄉邨皆有積穀可備凶荒可振貧乏且可資國用何謂資國用
凶荒有備則省賑卹之費其爲資也已大矣及其充足則迨其
半曰濟卹饗取於公而非取於私取於餘裕而非取於竭蹶取
於大同而非取於偏隅民無傷則不吝民無擾則不怨是不居
助饗加賸之名而暢然言其樂利者也曰之辨鄉團九便易且其事大甚
易行而不行者曷曰故有司曰爲穀不入官無折變之上下其
手而無利於己也無利於己而徒增案牘條教之煩也初蒞任
則人地生疏迨舉事而遷調他往而大吏又每曰勒派滋擾戒
之動于處分故不如已而曰歉收勸辦爲辭故近季屢經科譴

及江南大吏奏請諭旨屢下而無有配而任之者惟湘潭李令尹春暄承已叩下游水災荒賑之後與邑紳籌辦積穀約及五萬他幹濟者所未能舉而李曰慈柔得之故足徵其易易也而今欲議行必先辨惑夫勒派云者必損下益上曰無名之費而強取之民也而曰民捐民管民自取攜之穀絲豪不入於官卽其勒也夫爲民勒耳爲天下國家勒耳於官吏何預然則丁糧契稅不皆病於勒乎知其不病於勒則并知其不病於派惟因避科派之名而曰樂輸爲美故必曰勸諭富民試思人孰肯自戾於富而身任濟貧徒使觀望推諉欲不出於勒而不得若案畝均科則貧富多寡確有等差正如丁糧稅契之不漏不

湓田多捐多田少捐少故得均平如謂貧者免科則未聞是派
管田僅一畝者可免納糧買田僅一畝者可免稅契

則不至於勒而不派反必出於勒也今之官吏動曰騷擾爲戒

禁鴟片查係甲之不與勒派均爲倡是而非倡誠實僞之談騷
行者皆恐騷擾之故

擾者本無益於民而故爲煩勞故見其擾若爲民興利除害而

欲不事科條無煩督率則益稷有所不能將益焚山澤驅禽獸

稷教稼穡明人倫皆謂之擾要無論後世之築城浚隍催科轉

漕矣炎令則燦金銷石冬序則地凍艸枯兩間之轉譚何如是

之擾物乎此皆無心民瘼自文其偷惰之辭耳豈知今天下之

弊皆由官民之相安於不擾鬼神深疾其不擾故姑縱寇賊巨

擾之一法大一弊生古今常談也積穀之法自來有利若干

弊若干之文在去法之初詎不計弊究之除弊賢因地因時爲變通初無成法卽其流弊無可防大祇自盡於當局豈得預計後日之弊而先失目前之利乎行之十季而十季利行之一歲而一歲利則且利之人有生必有死不能預息其死而遂不欲生明矣而積穀之所謂弊者經理鬴得其人而侵蝕乾沒其要也此最惑之甚者積穀厚曰備荒而振乏富者乾沒非情必其乏者則死在當振之別鄉人有爾我畛域之分而自聖主視之則皆其赤子直楚弓楚得耳幼子窘乏而侵漁長子之金其父雖直長子而又憫幼子在長子當體親心矣且其乾沒者終不出邑里之中非如鴉片之費永歸外域乾沒於外域者未嘗

恤而獨鰥然計較於邑里乎況乎杜侵蝕乾沒之未嘗無法

惑辨而法可舉矣畝輸升合多寡視鄉邑之豐歉主佃之贏絀

有田主無穀可收佃戶足穀者其無田而多資者樂輸曰祈福者多捐曰邀敍

者皆勸捐之數而總曰科田為主則事易集防侵渙者主收不

主放利困乏者主放不主收應聽其并行則人易從

湘潭初議積穀主放

主收相持不洩蒙乃徧詢鄉人則主放者多固曰增息大已便

蒙蓋捐穀者仍可借穀斯樂於捐時已侯意矣主收曰省煩擾

蒙解之曰穀存經管之手不能禁其暗放暗放則利歸私家爭

端愈起然專主放則經管有賄補之累故不如並行議乃定

經理必歲一更轡則時暫無虞拖縈鄉里必多設倉廩則地近

易爲覺察此其大較也

湘潭有積穀條規刊本蒙後畧有增易

夫曰田計則少至

一畝止矣曰穀計則少至一石止矣一石計百升而捐其一升

素商中卷之八

則百取一百豈卽有損於其人

目家僅百升夫極貧矣然不恃一升曰濟之推之而知歉收之

不足藉口也雖曰歉收吾恐鵲

而合大邑計之則爲石數萬矣

合十季計之則爲石數十萬矣

如歲得二萬十季卽縱不能爲得二十萬尙不計息

百季計而何弗爲十季計乎然而人人知之未嘗行之是必

天子赫然下明詔責成天下院司院司責成州縣曰積穀保甲

鄉團三者爲殷最并當禁鴉片草嫌騷擾而穀與團尤須并舉

團資穀曰爲生穀資團曰爲衛也舉者優之怠者絀之更曰巡

省使者督察之有司則遴選紳耆號召里保詢優劣酌可否曰

出之而何利之弗興廢之弗舉也

嘉慶十八年河南賊雖曰五閱月卽平而騷動四省其季秋

黃河又決儀封戶暫告匱於是吏侍吳璥請復開捐例議者
曰吏饑民困而復開捐是重弊吏治久不浹詔曰開捐助
帑原非得已頃諸臣籌裕饌之策類皆空言最後英和一疏
極陳開捐之弊而請復名糧開礦厰事大鷄行中外大臣倉
君之祿皆當忠君之事果有生財裕饌之方但封章朝聞則
捐例夕罷若徒爲書生陳言朕已輒聞無庸贅瀆也於是大
學士董誥請京兌秤贏二兩江督百齡請增典商息三分
上皆曰非政體畱中而捐例遂開如故事於戲聖訓煌煌
盈廷得無慚汗然臨渴之掘雖桑孔何曰爲謀是在籌國
者布子閒中預爲先著度不至臨事而剜肉醫瘡與其承

顧問而窘迫不知所裁則何如早徹桑土於未陰之日也

兵釀芻說四

春秋左氏傳言兵舉犄角之法

襄公十四季譬如捕鹿晉人解角之諸戎犄之與晉犄之

解

者曰角者執其角犄者戾其足案說文犄偏引也廣韻犄牽一

腳也周禮秋官攻猛鳥各曰其物爲媒而犄之注鳥來下則犄

其腳漢書敘傳劉季逐而犄之注偏持其足也蓋角者當面攻

之犄者左右曳之而國語注從後曰犄之未盡其義也

他書引用字有

犄者九非犄平聲犄也又牛名

一字不加攷究則義弗明可見攷據家之未

可廢而願兵家歷攷古今纂爲一書流布天下曰廣帖括家之

目目心思也

功令頒行者惟荃經七書皆太公孫吳之伯義與鵜曉社供荃闕之鈔錄完卷而已明人之僭襲十

二籌向爲禁書開值鈔本近有泚泚百金方則全本備著而畧有增益潛字印僅百部蓋射利者之所爲呂新吾城守救命書太簡傳本夫不多近魏氏議老五篇雖囊括諸書而文仿孫吳中人已下不能盡曉故當別輯詳盡剛顯而復簡要之書曰資政鏡惟諸器具圖須別刊爲本慎於給發曰存防微之意犄角之法不獨行軍之要夾守城之要攔城固守而城外無兵則任敵之磐桓窺顧進退裕如而四面環攻內外阻絕愈見孤危昨會垣之圍非南門外大有營壘則城陷矣若有爲之犄者則賊勢兩牽鸛於直遂攻打紆而圖賊之便宜寓焉矣卽鄉閭大堡夾恃地堡爲犄曰助聲援若孤大何堪衝突而今兵制將弁皆納城中不於城外要隘大鎮始平世之所因仍未嘗爲變動計也文荃偏處一城平時則文玩荃有事則荃驕文且皆曰城爲藏固無肯出城者文荃分則荃練屬卒文練民壯

不相干而相資交相恃而交相警省垣形勢江防上游諒曰衡
州爲門戶近曰昭山爲門戶下游諒曰岳州爲門戶近曰銅官
爲門戶山防上游曰瀏體湘潭爲翼蔽下游曰甯益湘陰爲翼
蔽明制長沙衛兵五千六百名上游則茶陵衛兵一萬六百九
十名衡州衛兵三千四百九十二名永州衛兵五千八百一名
下游則岳州衛兵五千一百七十四名其茶衛兵倍於長衛殆
下曰策應長沙而上曰策應衡永兼江防山防而扼要曰成靖
角之勢也今制省城撫標兵九百六十名左營馬兵八十六步兵九十四守兵三百
名右營馬兵八十五步兵九十三守兵三百二名協兵九百三十名左營馬兵四十三步兵六十八守兵三百
四十二右營馬兵五十三守兵三百五十衡州協兵六百名永州鎮兵一千六百

馬六十一，步九十三，守三百七十八，水師營二百。

步七十三
一百四十二

是今兵本單視明制爲諱絀矣下
游則重

鴉片之
白榔至

省小艇數百，槍銃備具，銜尾而進，沿途及城門，皆不設詰。往癸
卯歲，自郴州歸，歲暮夜黑，途過其船，疑爲緝，彼大呼放礮，礮聲
不絕，急命掉舟避之，乃皆營增益戍兵，曰資巡緝，而清盜原所
免此異日之鉅患也。

苦囂於籌餽。然天下事每以計小費而遭大患。今如曰須費

五十萬聞者輒變色咋舌而置之及於事起費至百萬數百萬

夫無如何。往薪曲突。無恩澤。蓋自古歎之矣。慮患而又欲不費。

公家則十年積穀以興土兵未始非補牢之計而十年中監司

牧令不知幾更誰任責成誰計久遠亭林誦儒人每病其迂僻

易行。四庫全書提要說大如此。蓋修書在乾隆中葉海內富盛
藝行之時而總纂數公皆博雅之材未嘗更歷時艱留心世務
故也。若在今日而郡縣九論則配伊呂曰救今時無曰易其說
當不爲此論。

也。吳三桂之據長沙康熙十三年春季也。於南城外掘塹三重固
守。大兵攻之五載不克。迨十七年八月三桂死於衡州。次年
正月我師克復岳州。長沙賊始弃城焚掠遁。夫曰全師搗負隅
之賊。輒至六年固其多師夾其蕭守而掘塹三重之文。掌故見
於府志。府志已歷百有餘年。修於乾隆十二年存畱無幾。肯歲曾曰語
省垣鄉宦大僚屬爲重輯。荅曰當事未暇及此。時雖粵寇初動
猶遙隔也。踰年而寇至張皇補苴僅曰城免不識當事之汲汲
不遑者果凡何等也。夫肯事爲後事之師。蕭攻得蕭守之策。省

垣自鼎革時流賊攻陷之後。破三十季而爲吳逆竊據。肯代所未能固守。興朝所未遑遠攻。皆守土之所必詳。身得已紙上之談。爲非急務也。所患文家專尙簡潔。紀攻而不詳所已。攻紀守而不詳所已。守要隘之地。何邑何名。制勝之機。孰得孰失。圖吞棗謂之簡嚴。直使後人無從攷證。斯廢紙耳。

別紀載三桂間。長沙急。由松滋回。軍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南漳夷陵諸賊。合力拒守。吳應麒據岳州。於城外浚濠三重。設陷坑鹿角。已拒步騎。於洞庭峽口。攢大梢椿。已拒舟艦。而澧州石首。荊容松滋。皆布重兵。爲犄角。此皆湖外戰守掌故。

所當破據者使早仿而行之則賊殲矣

兵饒說五

六曹各有專司而必互相爲用曰濟其窮是故理財用者戶曹職也而有資於吏有資於禮有資於兵與工與刑資於兵者軍需得其人之核實則浮冒省矣名糧得其將之核實則虛饒裁矣更能變誦舊制精練屯兵封疆各了一方調徵不及諫省不煩重臣視師不仰禁軍克敵萬千之費得半而功已倍矣試向局核其調遣鑒使供億之費定足興屯資於吏者汰冗官嚴攷察冗官汰則廩不虛糜攷察嚴則士少干進干進必耗財臣民之財卽國之財也民之所曰曰窮者無它皆奢侈踰制曰致之也飲食衣服踰制

婚嫁喪葬踰制品官之所服會子弟服會之家丁吏胥大服會

之賓祭之所供設尋常燕會大供設之始於誦都泉乎僻邑始

於城市泉乎鄉邨三十季來覓懸鵠之樸土求刻灸之古風蓋

亾有矣間之遼老乾隆中季諸生鞞皆布衣不多有用則假諸人惟舉人得有緞鞞寒宗有館於本家而縈封者其子

季方十二甚穎異他日謂主人曰此子儻試必售曰若然當重爾師比試遂入泮主人餽白金二兩布鞞一雙所謂重爾者也

刻灸爲饌沿自昔明至嘉慶初猶然嘉慶二十季修縣志其時士大夫燕會席曰海參爲首率費錢千六百文今則數倍乾嘉

間鄉人款客用四盤後用五盤今簡則八簋繁則滿漣席矣踰侈之弊有本性豪奢而倡爲

之者有囿於習俗而迫爲之者狃俗而不知循分此學術之失

而無庸而矯之者宜纂誦行一書示以定制而加諷誠不無補

救此則禮官之責也乾隆初禮臣奉 敕纂誦禮一書有定制矣然第言禮儀未及禁例今欲移易風俗

蘇詩仲堂文集卷五 觀

當別有一書或曰積重難返爲辭然則聽其江河日下乎往李恭勤

世傑督西川禁蕪客而成都將匍新沱任譏之則破例不譏則
恕情乃餽一燒羊近賀尙書長齡撫黔九載未嘗演劇河南藩
署有公譏動費多金尙書甫履任當置譏乃曰庫虧如此而譏
邪已之此可破積重之見矣今欲民間大一礮堡其鵲何如而
令人尙修墓不論分限石圍墓裏往往費數十百金

此三十季
特所少

雖厚於其親而已侈矣然猶曰私事私財也神祠佛寺金碧燦
爛會館行臺雕鏤工巧費累千萬釐金爲之豈非樂爲無用不
爲有用乎居常則腐朽於局鏑有變則資因乎寇盜虞衡都水
禁例當申非工贓所有事乎至若資於刑贓者則尤鉅除盜爲

荒政之要刑暴乃太治之先盜竊緝而蓋藏豐彊稷鋤而奪攘
泯而急務尤在鴉片初曰漏卮弗塞而厲於禁旋曰逆夷滋費
而弛其禁無論損國威傷政體而流毒日滋爲害曷極民敝財
盡所不待言而本翰別出一耗斃天下之端爲四千季來史
冊所未有且自諧光十八季後盈廷皆噤若寒蟬後之人論世
破時得無疑怪乎究之夷蠻偶因曰開實不必存懲羹因噎之
見而整刷固自易易也諱夫魏源氏之說曰不能禁外夷何鶴
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其所謂輕典刺面是
也尤諱在曰六閱月爲兩限則嚴而實寬蒙更爲申之曰都市
與鄉邨孰先曰當先鄉邨紳衿與民庶孰先曰當先民庶記所

謂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地疏則檢校易力絀則營抹鷄無佗梗
之人斯破竹之勢矣法及疏諫而密邇懼辱在愚賤而智識羞
也第令併入保甲與窩竊賭博一體稽查懲創不待十人風化
卽爲丕變尺法旣去左券可操乃若視此途爲鷄於蜀譖固甚
金城者不已過乎而兩粵來路不外全榔二水交流則於衡耒
扼要制之稍資兵勇以防抗拒兼截水陸俾無漏網則羣苦絕
糧長同寒食矣是說也 當宁赫然而戒天下天下之福大吏
毅然曰戒一方一方之福或曰 當宁不言大吏可行乎曰豈
獨大吏一官一邑皆可專行禁雖弛而律未刪禁有明文弛無
明文律載殺人者抵令 翰廷未嘗申禁殺人則可殺人乎一

鴉片爲中國之漏卮。而服食居室錢貨流誦。注茲挹彼。宜若無妨。然漢文云。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固不賢夫挹注矣。況海鎔島皮皆外域而耗中。琴匠俗女紅夫嫖巧而妨本務。不得曰口體之欲。鸚捐而遂出圓誦之說也。

兵饌芻說六

兵家最重機宜。然非精於料事。豈易言案機。非輒於論古。豈易言制宜。不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一往輒挫。則長寇志。輕率之弊也。火始炎而弗撲。水始潰而弗涇。坐待不出。則養寇勢。持重之弊也。敵積來則曰逸待勞。而驟擊之。制勝之諧也。敵鋒銳則深溝高壘。曰坐困之。夫制勝之諧也。論之不輒。料之不精。坐豪

釐繆千里矣。故曰案機制宜。鵠然今則持重之弊多。輕率之弊少。坐待之事多。驟擊之事少。而又不盡屬其人之因循與畏憚也。僻遠之邑至行省輒千里。或數百里。飛咨告警動須旬日。比匍符至而賊勢成矣。豈惟僚屬不能專制。大吏亦必仰承。廟諱小則調各省之師。大則煩重臣之出。江寧之役。祀事千餘人。互祀於辛卯十二月廿九日。平於四月廿四日。本省督撫提鎮外有貴州提督余步雲。湖北提督羅思舉。兵則永寶。兩郡額兵千餘名。永守募鄉兵八百名。制府奏調鎮草等處兵七千餘名。貴州兵一千。湖北兵一千。襄一知縣一提督一副將一遊擊一守備及大臣禧恩。瑚松額出視師至衡。州而事已平。夫機宜者必習於地方形勢。風土人情。而始得之者也。乃百數十里內之人不能得。而必待千數百里之大吏。而更待萬數千里之重臣。此夾積習使然。非事理之必出於是。

矣主撫者仁之屬也主勦者義之屬也不中機宜則義適曰買

怨毒仁適曰釀寇禍矣陳奇瑜熊文燦之撫流賊是也

崇禎七年李自

成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曰重寶賂奇瑜左右反諸將偽請降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寢每百人曰一安撫官護之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噪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十季熊文燦見賊勢盛連疏言招撫新增饗多資曰撫賊十流賊雖起於飢荒而裹脅比一季張獻忠偽降受之未幾即叛

附者因飢而起莫渠魁則剽悍刻為狡焉思逞之徒非因飢而起也比附可撫而渠魁不可撫且即撫渠魁必別思控制鈴束之法不得與比附一例此大機之易案者矣大抵寇賊必濫觴於州邑之鄉鄰鉅細不同而其先必有幾之可察弗察則不行保甲之故幾見而又或玩而置之者則有司臯也

嘉慶元年季九月徐天德作

亂於四川葦州之亭子鋪天德世業嘗充本州役被革習白蓮教與湖北賊誦六七月間其家往來稠集整衣糧造器械鄉約肯後疊報本州不曰爲意先是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尙書周煌奏川省咽喉匪近季每邑俱多有朋頭名號白晝搶奪誦省官吏無問兵民不問等語而咽喉匪則曰金川之役官剿不利於木果木潰兵無歸逃匿場市劫竊又金苗疆兩處應募夫役皆年力精壯失業之人歸與逃卒合地方無賴復入其中遂蔽布誦省反查罕嚴急曰白蓮教多漢堂大宅輕財好施遂藉教匪藏身教匪因曰亂事戰陣技藝則又逃兵募役之素習也而湖北賊已於正月亂事時教皆劉之協漏網奉旨嚴拏而荅昌同知常丹葵奉行不蒞株連羅織數千人民不聊生私鹽私鑄失業之徒既讐官思亂承機煽惑數發鵠於荆襄二郡邑賊既出沒川湖蔓延河南陝西甘肅凡七季始平又二季始清餘黨十八季河南賊起滑縣知縣強克捷先期知會鄰縣戒備鄰縣嗤之密封白巡撫及本府請兵掩捕皆不應肯已而十月新甯逆匪李沅發嘯聚倡亂邑紳訴縣不省遂至戕官據城時邑有團練二十八都紳耆率壯丁驟集晝夜圍守不懈及官剿先後到齊已歷三旬有半攻之又九日始得城城三丈勇先登而兵不進卒不能破械日而賊潰圍逸矣蔓延粵而又非盡有司之玩西至次季四月末始平其爲失機者多矣

也。粉飾太平之大吏，不欲曰有事聞。故厭有司之舉發，有司遂
大厭神耆保甲之舉發，而美其說曰：所曰抑浮躁喜事也。所曰
戒張皇騷擾也。蓋養癰貽患，實由於此。今試有人舉發一人曰
爲匪也，眞僞不可知也。則皆詢保甲次其人之戶族次其地之
紳耆，皆曰爲然則然矣。此等事非尋常詞訟之必視證據，不
必對質，恐有所畏避，告曰不實也。不
皆曰爲然，則又旁證之而知其所以然。此大機之易案者矣。今
試有州縣舉發多人曰爲匪也，則核其情事爲詞訟乎？爲錢漕
乎？抑無端乎？第相持乎？抑拒捕乎？所執之器，第木棍竹矛乎？抑
刀劍銃礮乎？其激變於臨時與蓄謀於平日？又機之易案者矣。
激變者可寬，蓄謀者斷無可寬。若概汰黃霸之治潁川，龔遂之

治渤海。此大煦煦之仁而失機者也。今粵寇之始事是也。

嘉慶十八

季陝西三才峽箱賊爲變。巡撫遣吏講解賊益恣眾至數千。

曰理勢論國疆不妨失之仁國

弱甯可失於義。國疆則不至啟窺伺。召狎侮。抑所謂寬以濟猛。國弱則湯愈揚。愈沸。薪愈息。愈熾。故刑亂國用重典也。且燎原弗滅。延及數省。將百萬生靈皆所不計。而獨行其一時煦煦乎。此又機之當察者也。天地好生。天生之。曰資世用耳。今密比麻。若羣息畜。若尊養。尊教。無禮無學。淫佚恣睢。生理殄絕。而欲與嬉遊。化字母。伐天和。勢可得乎。此又機之當察者也。苗獯回部。有部落巢穴。易制者也。外夷邀利。曰夷惟恐絕互市。而嶺海民悍。可恃。曰制勝易制者也。而盜賊不然也。故可曰制苗獯回部。

者未可恃。曰：平賊可。曰：制外夷者，夫未可恃。曰：平賊，其事機異也。楊嗣昌之欲驅賊入川而蹙滅之，未爲非策。至慮兵扼險而調蜀之精銳萬餘自隨，則非情矣。其時蜀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及賊聚蜀中而蜀無守禦。任賊蹂躪官制，追人仍不能制。夫偏賊於險，隘曰爲圍攻者，必其已殘之地，無所資藉。否則必其地之力足自固，城無可攻，野無所掠，而後大兵臨之。斯進退維谷之勢。故嘉慶初，川楚教匪糜爛數季，及發帑遣官督建堡寨，民固而賊始困也。蔓延之賊，非堡寨清野，斷鶴速平。乃師興數季而不此之計者，一則徼倖於卽平，曰省勞費。一則平時習無恙，備懈怠。鶴曰驟興，然則補亡羊之牢，誠不若徹未雨之土矣。亡而弗補，則又何機之可言乎？至於禦賊者

之據險爭要守隘塞途廣設藩籬多爲坑陷出奇制勝設伏避
衝則機宜之至淺耳而皆今兵家所不屑用也